

处暑

秋意渐浓的转折点

编者按

处暑，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，标志着炎热夏季即将结束，凉爽秋季即将到来。处暑前后，篱上的喇叭花于晨露微凉中绽放；处暑宣告着夏的告别与秋的期待；鸣蝉虽知秋将至，却仍高歌不息，每一声鸣唱都是对盛夏的深情回望；夏秋之交，紫茉莉于黄昏时分悄然绽放，夏虫喻声渐息，预示着宁静的秋夜即将来临。

四景交织，绘就一幅幅生动的自然画卷。处暑的到来，不仅是节气的更迭，更是心灵的归宁，让我们跟随一组散文，在自然韵律中感受时间的流转与生命的丰盈。

篱上喇叭花

◎李娟娟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的山村每到夏秋时节，就鲜活生动起来。阳光热辣辣的，空气里满是泥土和草木的味道，还夹杂着牛羊粪淡淡的膻腥气。这个时节，乡村就成了一幅山水画，而那篱笆上盛开的喇叭花，就是这幅画里最惹眼的一部分。

走进村子，最先瞧见的就是那一排排篱笆。这些篱笆，有的是用纤细的树枝精心编织的，有的是用几块老旧的木板简单搭建的，它们弯弯曲曲立在田边和屋前屋后。篱笆之上，喇叭花热闹地开着。有淡粉色的，像小女孩害羞的脸蛋；有紫红色的，恰似傍晚天边绚丽的云霞；还有雪白雪白的，如同冬日飘落的雪花，喇叭花的颜色多得很。

每天清晨背起书包准备上学时，我和小伙伴都会在盛开喇叭花的篱笆处停留。柔和的光线穿透花瓣，喇叭花上挂着亮晶晶的露珠，圆润的露珠在叶片和花瓣上摇摇欲坠，像一颗颗透明的水晶球。风一吹，露珠就骨碌碌地滚下来，钻进土里，瞬间消失不见。喇叭花也跟着风轻轻摇晃，有的仰着头，对着天空使劲吹响生命的号角；有的低着头，像是在思考着未来的方向；有的

的靠在一起，好像在说着属于它们悄悄话。女孩会忍不住摘下一朵戴在发间，男孩则会嘻嘻哈哈地嘲笑一番。

等到我们放学回家时，就会看到早晨还精神抖擞的花瓣，全都皱在一起，像一张张被人揉皱的绸布。它们有的已经从花托上垂落，软塌塌地挂在藤蔓上；有的虽然还勉强挂在枝头，却已不再挺拔，像个弯腰驼背的老人。仔细看去，花瓣上的纹理也变得模糊不清，原本水润的质感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干燥和粗糙。那时候我不懂，为什么喇叭花盛放的时间那么短暂，长大后问了村里的老人才知道，喇叭花“朝开午谢”，花期相对较短，大约到中午时分，随着阳光变得强烈，空气逐渐干燥，花朵会因缺少水分而慢慢凋谢，开在篱笆上的喇叭花花期就更短了。那么鲜活的生命，只有几个小时的盛开时间，我有些不愿接受这种宿命。

从那以后，每次看到喇叭花，我都会不由得惋惜一番。慢慢地，我发现，长在低处的喇叭花会比顶端的喇叭花盛开花期时间长，阴凉处的也会比裸露在阳光下的开得久……我明白了，学会借力，也许就可以改变命运。

夏秋之交的傍晚，我下班回家，夕阳像揉碎了的金子般，在巷子深处跳动铺展开来。

我的视线随意落在脚下，只见邻居的小花圃里，一簇簇紫红粉白的小花开得正艳。我惊喜地弯腰细看，不禁叫出声来，这不是小时候的“地雷花”吗？

我笑嘻嘻地捧起一朵，低下头来仔细端详。小喇叭一样的花朵，模样俊俏地盛开在绿叶顶端，花心中央竖起几簇纤细的花蕊，像是芭蕾舞演员擎起的玉臂。花瓣轻薄摇曳，像是小姑娘裙边的一抹绯红。一阵风吹过，一簇簇花突然热闹起来，整齐曼妙的腰肢，热烈地跳着舞蹈一般，带着淡雅的清香，沁人心脾。

“地雷花”，是贪玩的孩子起的外号，实际上，这花叫紫茉莉，因为花朵闭合的时候与茉莉花的花苞极为相似，又因为总在下午四五点钟绽放，所以也叫晚饭花。汪曾祺这样写它：“晚饭花开得很旺盛，它们使劲地往外开，发疯一样，喊叫着，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。浓绿的，多得不得了绿叶子；艳红的，胭脂一样的，多得不得了的红花；非常热闹，但又很凄清。没有一点声音。”

紫茉莉，还能当胭脂用。据

说，旧时宫廷的嫔妃，把它的种子磨成粉，得到清白红香的“珍珠粉”，可涂面美白也可除皱，可作为美容的天然香粉使用。

紫茉莉更是热闹的花，喜爱热闹的孩子也喜爱它。你总能在墙角篱笆、路边花园看到它，花开得旁若无人，开得热烈奔放，开得惹人怜爱。记忆里，夏日傍晚，吃过晚饭后，就能看到附近的孩子三五成群地溜烟跑出门，男孩子激动地去摘紫茉莉的花籽，作为即将进行的游戏里，攻击对方的“秘密炮弹”。

黑黑皱皱的“地雷”，用纸卷起几粒，猛地一吹，发射出去不疼不痒，却很有趣。女孩子则拽出紫茉莉长长的花蕊，把其挂在耳朵上当耳环，或别在头发上当装饰。那时的我是“孩子王”，找到一片紫茉莉花海后，总要带领小伙伴们玩到很晚才意犹未尽地回家。

母亲总会因为我的贪玩责备我几句，但当看到我变戏法般地拿出一把紫茉莉送给她，并从脏兮兮的口袋翻出来一大把黑色地雷花籽的时候，她脸上的笑

容盖过了恼怒。紫茉莉拥有这种魔法，它的存在总能给人们带来不可或缺的快乐和美好，或许母亲也像它。

当我沉浸于紫茉莉带来的快乐时，母亲总是忙着家中琐事。夜幕降临，她匆匆收拾完碗筷，检查完我的衣裤后，动作麻利地缝补起来。她会一桶又一桶地给瓷瓮挑满水，再把西瓜放进去冰着，以满足我们渴望清凉的味蕾。月亮升起时，母亲会支起竹床和帐篷，拿出蒲扇，在开满紫茉莉的院子里，笑着讲起故事陪我入睡。月亮爬得越来越高，远处传来几声犬吠，夜色中的紫茉莉慢慢低俯下去，似乎也睡着了。在我的睡梦中，母亲忙里忙外的身影渐渐模糊，她的笑容越发温暖，像极了悠悠晚风中的紫茉莉。

此时，天色已晚，视线渐渐模糊了，远处正有一群小朋友意犹未尽地围在紫茉莉周围玩耍，任凭我家的呼喊一声急过一声也充耳不闻。黑色的“地雷”完全看不见了，但是孩子们好奇和晶亮的眼睛闪着光。

夏秋紫茉莉

◎胡文彦

后来，书读多了，我知道了喇叭花还有一个非常诗意且贴切的名字——“朝颜”，只因它是清晨的精灵。每当朝阳升起，它便欣然绽放，那绚烂的色彩和优美的姿态，仿佛是大自然给予清晨的一份珍贵礼物。随着太阳升起和气温上升，它便渐渐凋谢，仿佛从未盛开过，短暂而耀眼的一生留给人们很多遐想。

生命短暂又如何？它在属于自己的清晨里努力绽放过，哪怕只是瞬间的绚烂，也足以证明存在的价值。就像我们的人生，或许短暂，但只要有限的时间绽放光芒，便不枉此生。于是，我不再为喇叭花短暂的生命而伤神。

毕业后，我成了一名乡村小学老师。工作之余，我不断努力，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教育理想。我也像篱笆上的喇叭花，学会借力，努力实现人生价值。而我的底气，就来自小山村的篱笆上，那一朵朵盛开的喇叭花。

喻声闹夏

◎俱新超

我在乡下久居，广袤的平原像硕大无比的墨绿色翡翠圆盘，苍茫浩渺，气魄摄人。就连这里的蚊子也野性十足、蛮横霸道，在盛夏唯已独尊，自由驰骋。

炎天暑月，男子大多赤着膀子下地干活，父亲不惧热也不惧晒，更无所谓肤色。父亲快将农活做完时，我替父亲打了水，浸了毛巾。父亲掬水从脖子淋下，黑黝黝的皮肤像镀了一层薄薄的颜料，分外透亮。我们小孩总爱“作怪”，时常趁着父亲不在、祖父休憩时，偷偷脱掉上衣，将衫子甩在右臂膀上进进出出。祖父瞧见，先是怔了怔，然后怒目嗔视，厉声道：“抓紧把上衣穿上，长大再当汉子也不迟，非要这时候逞能。”我只好乖乖将衣服穿上，久之，我也有点讨厌祖父，他粗糙的嗓音像布满杂草、淤泥的水渠一般，淤堵了一位少年柔软的内心。我怀念起祖母甜美的声音，只可惜，她已经去世多年了。

幼时贪玩，我们常到祖父的桃林嬉戏。祖父在一旁箍了窑洞，洞内冬暖夏凉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打碎了祖父的青花瓷盆，祖父嚷嚷了我几句，我便扭头跑到了桃林。渴了饿了，就大口吃桃，困了就席地而睡。闷热时，我就随意解开纽扣，将薄衫挂在树杈上，与同伴疯狂地奔跑打闹。玩累了，我们便将蛇皮袋子平铺在桃树丛中，呼呼而睡。哪料想，桃树丛中竟有“刺客”蚊子，它们不间断地在我耳边嗡嗡作响。有时蚊子离我耳近，我举起手掌，“啪”地一下，将脸打得通红，几巴掌下去，困意全消，蚊子也消失殆尽。

祖母跑来劝我回家，我左躲右躲，跳上墙头，大声喊：“祖母，我就在这里玩会，你先回家，我随后就到家了！”无奈之下，她允我玩耍，但是天黑之前必须回家。我不知何时“得罪”了桃林间的“蚊子家族”，它们对我很是迷恋，附在我的前胸后背、前臂上臂，直叫我心里发毛。蚊子的口

器如针头，如盾构机，它的下唇，又像剑鞘，包裹着六根银针，上颚锯齿锋利，切割皮肤，下颚内柔外刚，锯刺皮肤。不一会儿，皮肤表面就大包隆起，四周红肿，瘙痒难耐。我的后背许是被“蚊子家族”叮了个遍，它们浩浩荡荡地来，心满意足地去，留下小山丘形状的大包，让我不得不灰溜溜地跑回家寻求帮助。

祖母见我身上满是肿包，气咻咻地说：“哪个虫把我孙孙给咬成这样了！”

“就是桃林的蚊子，趁我不注意咬的。”我说。

“你又学你父亲，赤着膀子啦？”祖母疑惑地问。

“嗯嗯，才脱了一会就……”我嘟着嘴，一肚子委屈。

祖父在一旁侍弄着花草，见我用手抓痒，他将我的手固住，恐吓我说：“再挠，小心传染到手上，当心手坏掉。”祖母轻推祖父，小声说：“别吓娃子，本来就胆小。”胆小还敢去桃林，我看他‘本事’大着呢。”祖父愤愤地说。祖父种有蚊子草，他掐了几片叶子，挤出青汁，抹在我的皮肤上，说是能起到止痒消肿的功效。我被祖父祖母安慰照顾着，肿包也渐渐地消了下去。

这件童年往事也让我想起另一桩事来。

祖父年轻时是村里有名的木匠，他制成的凉椅经久耐用。暑假回家，我总是喜欢躺在凉椅上乘凉。由于家里大半个院子都种上了花草，往往还没等我入眠，周围就“嗡嗡”声四起，吵得人心烦，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于院中的花草。一次，冲动之下，我竟将好几盆花连根拔起，祖父知道后，狠狠训斥了我一番，从此，我对花草再也提不起兴趣。

后来，我远赴他乡，无论在乡村或是城市，每到酷暑时节，耳边传来那熟悉的喻声时，我的思绪便会不由自主地飘回那座温馨的小院。

蝉声

◎兰芷

清晨，一片混沌蒙昧中，突然响起一声嘹亮的蝉鸣。刺耳持久的鸣叫使得残梦溃退。望着还未亮的天色，我有些哭笑不得，心想，这蝉自己没瞌睡就来扰人清梦，也不知那薄纱般的双翼，是如何抵达二十一楼的。

翻个身，捂住耳朵，蝉声仍不屈不挠直逼耳膜。老公戏谑道，“听，蝉在催你起床做饭呢！”我莞尔一笑，并不认同。唐代诗人虞世南曾写诗盛赞过蝉：“垂緌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”幼时的蝉生活在泥土之中，等脱壳化为蝉时，却能飞到山林翠峦之间。“饮而不食者，蝉也”，蝉饮食清洁，它才不会有这么烟火气的想法。

说起来，蝉还是盛夏的宠儿呢。古籍载：“夏至有三候：一候鹿角解，二候蝉始鸣，三候半夏生。”气温渐高，等鹿角落了，蝉才宣示主权般郑重登场。世人顿时明了，酷暑已然来临。蝉是天生的音乐家，蝉声如雨这个比喻真是绝妙，不仅形象说明了蝉鸣的音量之大，更蕴含了夏日独有的热烈与不息生命力。雨声般的蝉鸣，穿透了午后的宁静，将夏日的热情毫无保留地倾泻。夏蝉或高亢激昂，似在挑战烈日的威严；或低回婉转，如同林间细语，讲述着季节更迭的秘密。在这样的季节，蝉鸣成了大自然最动听的乐章，它不

分昼夜地演奏，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分活力。

当诗人与蝉鸣不期而遇，那是一场心灵与自然界的绝美邂逅。清代周邦彦写道：“梅雨霁，暑风和，高柳乱蝉多。小园台榭池波，鱼戏动新荷。”蝉与鱼荷相谐成趣，可堪入画。宋代柳永也写道：“长安古道马迟迟，高柳乱蝉嘶。”故地重游，少年白马醉春风的豪情已然不再，前路茫茫，那份落寞惆怅尽在不言中。

而我关于盛夏的记忆，也都与蝉有关。蝉又名“知了”，我喜欢这个名字，你说啥它都“知——了，知——了”，像个骄傲自满的学霸，透着一股伶俐劲。绿树荫浓的夏日午后，我和小伙伴举着捕网去捉知了。我们只管往那鸣声最响的地方去，一找一个准。有时眼看快捉到了，它一展翅，便拖着胖胖的身子飞走了。运气好的时候，我们还能从树干上寻到蝉蜕。

世人喜蝉，当然不仅仅因为它它是盛夏的宠儿，还因为它品性高洁。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中载：“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。”蝉从幼虫、蛹蜕变成成长翅的成虫可谓出淤泥而不染，因其整个生命历程象征着一种神奇的变化和再生，故而古人对其十分推崇。

窗外，蝉鸣仍在继续。立秋已过，处暑将至。